



中南文藝界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編

洪深魏金枝蘇靈仙

懲辦他

江岸列車段胡明德等集體創作

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目 錄

✓ 懲辦他.....江岸列車段工人集體創作 (1)
胡明德執筆

證 章.....江岸鐵路工廠夏真方
蕭少川合作 (37)
汪慶曾

懲辦他 (三幕話劇)

胡明德 王東維 集體創作
江岸列車段 段步洲 劉寶銳
胡 明 德 執 筆

時間 一九五一年三月中旬。

地點 某鐵路材料廠。

人物 林湖山：(簡稱林)年三十七歲，(勞模)工人出身，料務主任。

淑真：(簡稱淑)年三十五歲，林之妻，農民出身。

李沙：(簡稱李)年三十歲，(反革命分子)事務員。

樹華：(簡稱樹)年二十五歲，李之妻，城市知識婦女。

牛旺：(簡稱牛)年三十歲，特務。

陳長興：(簡稱陳)年三十二歲，事務員。

胡友生：(簡稱胡)年三十歲，工人。

田金魁：(簡稱田)年四十歲，工人。

老張：(簡稱張)年五十歲，勤務員。

工人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人。

公安員：兩名。

第一幕

地點 工人宿舍。

時間 春天的晚上。（是勞模大會的最後一天）

景 兩個工人宿舍，比鄰相望。一邊是李沙的住宅，從門窗可以窺見屋內簡單的佈置。一邊是林湖山的住宅，門閉着，窗也關着，門上有一把小鎖，門上貼有紅紙寫的勞模喜報，兩宅相距處，中有一人行小道，道邊種有小樹二株，樹下有木長凳一條，為休憩用，遠處的暮色天空，顯出蔚藍色的晚景。

李沙 （幕啓時，在屋外徘徊，四處瞭望，口中哼着歌子，約有一會，伸手看錶，自言自語地）他媽的，這小子還不來。（又繼續徘徊，聽見後面有腳步聲，猛然一回頭，牛旺上）

李 呵，老牛！

牛 老李，咱們到什麼地方談？

李 （向四週一看）唉，就在這兒吧！喂！什麼時候到的？有什麼好消息沒有？

牛 （一拍屁股）四天前從香港起身，昨天晚上到的。喂！夥計，時機已到。（伸出三指）

李 （很急地）什麼？

牛 三次大戰，（低聲）夥計。

李 呵，夥計，咱們翻身的日子快到了，哈哈！（得意的笑着）

牛 可是要注意，（鄭重地）聽說對付咱們的條例公佈了，你看過沒有？

李 還不是那麼一回事，管它什麼條例不條例的，走了風，頂多還不是住兩天旅館，聽兩天政治課就回來了。

牛 不，總是注意點好，他們越緊，咱們就越幹！

李 對，有什麼任務嗎？

牛 任務倒有，（低聲）比以前重大多了，最近台灣有指示。

李 有什麼指示？（二人四處一望）

牛 （低語）三月二十一日是戴老闆殉難紀念，要咱們……。

李 要咱們怎麼樣？（很急地）

牛 舉行大暴動，我們都擔有任務，咱們的任務，就是要炸掉你們鐵路材料廠裏的庫房。

李 （低頭考慮）

牛 （追問）怎麼樣？是有點棘手嗎？這是你的好機會喲！作好了有賞。

李 不，我就考慮我們廠裏那一幫傢伙們，真壞，弄得不好，可麻煩哪！

牛 怎麼啦，你單槍匹馬就不敢行動，那一幫工人能把我們怎樣，我們幹就幹到底！

李 對，你拿來吧！（伸手）

牛 （向四週探視後，在左褲袋裏掏出一包，又在右褲袋裏掏出一包）這是。

李 （接過後，點頭，分別裝入袋內）還有呢？

牛 你這小子，一點都不鬆氣，（掏出一扎鈔票，伸向李）拿去！

李 （接過一數）唉，任務重，夥計，活動費也得加幾倍吧。

牛 你這一向也沒有幹出什麼玩意來，光他媽的要錢，（又數了幾張給他）給，給，給！這一向我手頭也不寬綽，香港那邊的接濟也難得過來，等你完成了任務再說吧。

李 （接過錢，掏出烟來，給牛一支，自己也吸着）

牛 就這樣吧，記着，三月二十一日以前就看你哪！

李 好吧，你走啊！

牛 再見！（下）

李 （口裏含着煙，轉了一圈，想進屋內，一羣工人從夜校回來，手裏拿着書本，邊談邊笑地上）

田 喂，李先生，還沒有睡呀？

李 還早，你們放學了，屋裏坐坐！

丙 不啦，李太太呢？

李 在裏面，樹華，倒茶來。

（李妻樹華上）

樹 噢，你們下學了。（一面去倒茶）

羣 （大夥攔住）不要倒，不要倒，我們就走。

(衆人找地方坐下)

李 (諷刺地) 怎麼，你們這兩天學的什麼？是不是加緊生產，抗美援朝啊？

胡 我們學的是鎮壓反革命。

田 這兩天講的真不錯。

乙 要不講的話，那知道這些，誰知道蔣介石都打跑了，那有什麼壞蛋，特務咧！

李 就是嗎，蔣大禿子都打跑了，那還有什麼敵人，咱們放心建設好了！

胡 那不能那麼說(有點生氣似的)。

田 算了，算了，別要抬槓，喂，你們看，(指對面的屋子)老林那個屋子燈都關了，老林還沒有回來，怎麼林嫂子先睡了？

樹 那裏，林太太也開什麼光榮會去了。

甲 你看，老林多光榮，一當上了勞模簡直都不得了，(羨慕地)又是掛光榮牌，又是什麼送喜報，廠長還親自給他帶花咧，咱們搞工作要搞到這一步，那才算是真正到家了！

李 嘿，共產黨真叫有板眼，給誰帶帶花，打打氣，誰就積極的連命都不要了。

胡 我看那不能那麼說，工人階級今天當家做主，幹活當然應該積極啦！

田 是嘛，現在咱們日子也過好了，還辦個俱樂部，夜校。下了班，娛樂娛樂，學習學習，這多好哇！生活

過得越好，幹活也就越來勁。

甲 就拿我說吧，解放前，就一個大字不識，現在，多少認識百把字，解放以前，別說沒機會給你學習，就是有機會給你學，忙肚子都忙不飽，那有心思學那呢！

樹 旁的都好辦，就是不能讓我過過牌癮，可真把我悶死啦！

李 哎，說真的，以前咱們在一起打個小牌，倒怪痛快的，可惜現在政府把打牌也給禁止了。

乙 不打牌也好，上夜校識幾個字，總比摸八圈輸幾個要強的多！

丙 咱們老林不說過嗎，沒有事多學習，要玩吧，上俱樂部打個球，下個棋，比自己家裏強的多！

乙 唉，老林真不愧是勞模，你看，人家說的話都在道理。

李 嚶，當個勞模就是不錯，咱們動腿，人家動嘴，咱們衣服打肩膀頭上破，人家的衣服打屁股上破。

樹 那怎麼講呀？

李 我們一天幹得累死，那衣服不從肩膀上破，人家勞模整天到晚坐着開會，那衣服不從屁股上破。

胡 （站起來，有點生氣）這叫什麼話，人家當勞模是我們選去的，選勞模的時候，李先生不也是贊成老林嗎？

丙 再說，開開會交流交流經驗，也是爲了搞好工作。

乙 算了，算了，盡抬槓，天不早啦，李先生該睡了，我們走，走，走，走。

李 坐坐嘛，坐坐嘛。

樹 李先生就愛抬槓。（埋怨李）

李 老胡，別生氣，我是看看你在夜校學習的成績怎麼樣？（狡猾的笑）

胡 自己人在一起，開幾句玩笑沒關係，再見吧！

李 明天見，明天見！（李夫婦送衆下）

樹 你這個人，總是這樣，人不傷人嘴傷人！

李 （冷笑）哼，傷他們又怎麼着，過幾個月我還給點顏色他們瞧瞧咧！在家鄉分了我的田，照樣還給我！

樹 唉，唉！你老毛病又犯了，我不和你講了。（欲入屋內）

（遠處傳來汽車喇叭聲）

樹 汽車這時候怎麼開到這裏來了？（驚疑地）

（李側耳聽，稍停，看見林妻淑真帶着紅花上）

李 嘿，勞模太太回來啦，怎麼啦，汽車送你回來的。

淑 （連說帶笑）我們都說自己走回來吧，人家說天黑了，非得要用汽車送不行，路長這麼大，頭一次才這麼闊過。

樹 哎喲，林嫂子，這一下可光榮哪，到底怎麼闊法，也講點我們聽聽。

淑 哎呀，說不完哪，又是擺酒席，又是請看戲，又是帶光榮花，（用手指着帶的紅花）又請我們上台講話，又照相，哎喲，說不完，簡直把我們抬到天頂上去了，這可真大翻身了。

李 林太太這回你們是全家光榮啊！

淑 都是毛主席給的呀！

李 林主任怎麼還沒回來？

淑 他們晚上還要開什麼小組會，商量向馬恆昌小組應戰哪。

李 咳，林主任這麼忙……

（屋內有孩子哭聲）

淑 （傾聽）

李 樹華，這不是三貓在哭嘛，唉，你去看看。

樹 林嫂子我就來呀。（走入屋內下）

淑 好，我等着你。

李 哎，林太太，你們這一下可了不起了，林主任當劳模，又升了主任，又加了工錢，給你做了衣裳沒有啊？老是這一件藍布大褂，那像個主任太太呀！

淑 我們鄉下人，不喜歡那綢綢緞緞的，這就不錯了，要不是共產黨來，那兒穿這樣衣服去呀？

李 （低聲）唉，林太太你沒聽林主任說過最近的時局怎麼樣啊？

淑 前些時，我聽人家說：蔣該死要回來過年，我曉了好多時，我把這話告訴了老林啦，他問我，這是誰講的，問了半天，我也說不上來。後來他叫我不聽胡說八道，這是謠言，是特務造的，李先生，你說是吧！

李 唉，林嫂子，咱們都是老鄉，我可關照你，也是爲了

你們好，你勸勸你林主任，別太不要命了，一來這樣沒黑天白日的幹，身子吃不消，二來也得留個後步。

淑 李先生，這是說什麼呢？

李 我對你說，你可別對林主任講，你暗中關照他好了，有人給我說叫我小心點，別要太積極了，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打起來了，趕明兒蔣介石要來了，積極分子都得殺頭！

淑 那勞模……

李 那不是癩痢頭上的蟲子，明擺着的嗎！大嫂子，這可不能跟外人講，你好好勸勸林主任吧，讓他好好保養身體要緊。

淑 （沉思一刻，懷疑的）李先生，這話你是聽誰說的？

李 唉，人人都這麼說，你還不知道？

樹聲 （孩子哭甚急）叫你尿，你不尿，要死的鬼！

李 （藉着孩子的哭聲，故意地）小孩子，曉得什麼，罵得這麼厲害。（看看錶）哎呀，天不早了，林太太你該歇了。（走下又轉回）林嫂子，我這人的脾氣你是知道，『袖筒裝棒槌，直進直出』，我這是爲了你們好啊！

淑 李先生，你請休息吧，謝謝你的關照。（李下，淑望着他的背影想了好久）這是怎麼回事呢？（自語的走回房去，燈光暗）

——幕——

第 二 幕

地點 材料廠。

時間 上午辦公時間，勞模回廠後。

景 一面是材料廠辦公室，室內有四張桌，一張桌上置有電話機一部，是林主任辦公用的，其餘二張是事務員辦公用的，另外一張桌上置有茶壺，茶杯，是老張經常在此，辦公室外是一空場，對面是材料庫，庫門有鎖鎖着，庫的左側有一小窗，是比較僻靜的地方。

（幕啓時，工役老張在辦公室內整理桌椅，並趕忙出來打掃院子，掃後，猛見庫房的牆上貼有標語，有脫落之勢，欲用手把它貼上，又發現牆上貼有另一奇怪的傳單，大吃一驚！撕下後，拿在手上，口中唸着）

張 什麼，蔣介石，告同……什麼書，這怎麼回事呀？

（正唸着，林湖山上，老張沒有發現，口裏還在唸着，正出神。林聽着了，並問）

林 老張你拿的什麼呀？

張 （抬頭一看很驚慌）哎，主任，你看這是什麼，蔣介石告同什麼書？

林 （接過來看）你在什麼地方看見的？

張 我掃完地，在那邊牆上看見的，（用手指牆上）這到底

是什麼呀？主任。

林 他媽的，蔣該死告同胞書。

張 （吃驚）呵！那不是反動傳單嗎？

（田金魁及工人丁、戊上）

林 （沉着氣）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不要嚷嚷，不要嚷嚷！

（把反動傳單裝入袋內，轉身下，與工人們相遇）

田 主任，你早。

林 老田，你們早。（下）

田 剛才主任說啥呀？

張 沒有啥，沒有啥。（繼續掃地）

丁 老田，你看人家老胡，又上黑板報了，你們倆個一組是怎麼搞的？

田 哦，我不在乎這個，什麼上黑板報不上黑板報的。

張 （停下不掃）老田哪，你說過你保險咱們廠沒有壞人，你真敢保險嗎？

田 怎麼咧，出事了？

張 哼，沒有什麼！

戊 老張，到底什麼事呀？

張 有什麼事呀？有人保險咱們廠裏沒有壞人，那還會出什麼事呀！

田 你們（向戊）別要聽他的，現在，大夥工作都挺好的，那會出什麼事。

張 會出什麼事，哼，反動傳單都貼在咱們院子裏來了。

（放下掃帚，去點名）

丁 真有這回事，什麼傳單？（丁、戊邊說邊走）

戊 膽子真不小呀！（田、丁、戊下）

（林同張上，二人走入辦公室內）

林 昨天下班是誰後走的？

張 （思索）陳先生差不多忙到七點鐘才走的。

林 他走的時候沒有發現這個東西吧？

張 沒有，沒有。

林 那末，以後誰又來過了沒有？

張 （沉思）李先生像忘了什麼東西了，又來了一趟。

林 呵！（停一刻）昨天糾察隊是誰值班啊？

張 是周繼生，趙立民。

林 好，你找他們到我這裏來吧。

（張下）（林在辦公室內徘徊考慮着，糾察隊周、趙二人隨老張上，張拿一茶壺）

糾^甲_乙 林主任，找我們有什麼事？

林 昨天，是你們兩個值班嗎？

糾^甲_乙 是。

糾^乙 是的。

林 你們睡覺了沒有？

糾^甲_乙 我們沒有。

糾^乙 沒有。

林 那末你們看見有什麼人到我們這裏來過嗎？

（陳長興拿着一捲公文上）

糾^甲_乙 沒有什麼人來過。

林 好吧，你們跟我到這裏來談談。（帶糾^甲_乙下）

(老張整理辦公室，倒茶，疊報紙)

陳 (坐在自己椅上，桌上擺滿了公文，賬簿，忙得不成樣子，滿頭大汗)

張 哎，陳先生，咱們廠裏最近不大好。

陳 (停着辦公，抬頭問)什麼不好？

張 有壞人在活動呀！

陳 (毫不在意，仍在工作)那還能搞出什麼名堂，再說現在頒佈了鎮壓反革命的條例，誰不怕死，我看沒有人敢幹那個事，你別要在那裏疑神見鬼了！

張 你不相信哪，趕明日你就知道啦！

(張拿字紙簍走出辦公室，遇林上)

林 老張，我給你講了多少次，字紙簍的紙，能用的就挑出來用，幹嗎又往外倒，(把字紙簍接過來，在裏面挑選好紙，張在一旁幫着整理)這個紙還可以糊信封，包個東西，這都可以用哪。

張 (挺不好意思地)主任不說，我又忘了，我還想拿去引火哩！

林 (突然發現兩張撕毀的單據，仔細一看)這不是兩張單據嗎？誰丟在這兒咧。

張 噢！難怪陳先生昨天在嚷嚷，說什麼單據不見了，是不是這個？

林 嗯，嗯！(把單據好好裝入袋內，然後在地上把廢紙拾在簍裏)老張，你把這拿去倒了。

張 好吧！(拿着字紙簍下)

林（在袋裏掏出拾着的單據，看了一眼，復裝入袋內，然後把清出的好紙，疊了一疊，拾起，拿入辦公室內，走近陳的辦公桌）老陳，你的賬弄出來了沒有？廠長又問了一次啊，咱們馬上就要搞經濟核算，計算成本，這個很重要啊。

陳（愁眉不展）不知怎麼搞的，主任，很多單據都找不着，那怎麼計算成本哪！

林我看你得注意呀，你和老李兩個人分工老是扯不清楚，這可不大好啊？

陳主任，他不給我幫忙，我有什麼辦法，老李的脾氣，你不是不知道的，他平常總是那個樣。

林你還是注意點好，你們兩人的手續和責任要分清楚。

陳我不行，人家的能力强，我有什麼辦法。

林負責制是改進事務主義的科學工作方法，不是誰能力高低的問題。

（張上）

張林主任，廠長請你！

林好！我就來。（下）

張陳先生，昨天不是聽你說不見了兩張單據嗎？早上主任在字紙簍裏找着了，是不是你的？

陳你別瞎說了，單據怎麼會跑到字紙簍去哩？

張唉！你的賬怎麼搞的，我剛才在廠長室裏，聽見大夥兒在埋怨你，就因為你這賬搞不起來，經濟核算，成本計算，誰也搞不起來。

陳（難過地）唉！（嘆口氣）讓他們說去吧！別人沒有看見，你是看見的，我這兩天忙成什麼樣子啦！

（電話鈴響）

陳（接電話）喂，你財務科，哦，我的賬啊，在趕哪，你們就沒有來看看，這兩天我忙成什麼樣子哩，你們不來看看，我們憑良心好啦。（李上）

李（看見陳在電話裏講話）什麼憑良心不憑良心，誰又虧良心啦。

張 哎，李先生，你今天又遲到了。

李 對不起，家裏有點事。

（陳自己去忙着，李自己倒了一杯水，往自己的椅上坐下）

喂，老張，我的算盤哩？

張 在陳先生那兒。

（外面有杭哨杭哨聲，這時陳在辦公，張在閱報。胡友生，田金魁抬一箱上）

田（抬着箱，邊走邊喊）李先生，這個東西放在那裏？

李（不耐煩地，在室內嚷）隨便你們放在那裏。

胡 李先生，庫門還鎖着，你叫我們就放在外邊嗎？

李（由辦公室走出，一面去開庫房門）老田，雞蛋沉，鴨蛋沉？你看，老胡這傢伙偏心眼，把箱子都擱在你這頭了。

田 沒關係，多幹點活算什麼。

胡 快點吧，李先生，人家在壓着哪！

（李打開了庫門，胡、田把箱子抬進庫內，田先走出）